



醜醜的高架橋

◎曾雅雯

就在離家不遠的地方，它絕對和歷史上那些充滿藝術美感的古橋沒有一分相像，也永遠甬想比得上什麼跨海大橋的氣勢。只不過，是一條長拱形的鋼筋水泥混合物。以一種看來極為霸道的姿態伏踞在一個寬闊溪谷的上方，兩側水泥護欄上的白漆和鑲嵌在灰色柏油路面的反光板，算是它最華麗的裝飾。以致於，在我的下意識裡它就像個其貌不揚、橫行無忌的莽漢。然而，這莽漢卻也霸據著我腦子深處的記憶和曾經的夢魘。所以每當提起它時，總會在某種複雜的心態之下稱它為：「那座醜醜的高架橋。」

橋大約是在我讀小學三、四年級時落成的。記得剛通行不久，就



常聽人們說它不吉利，一年到頭，老是發生大大小小的車禍。追根究底，大人們嘀咕著不該在剪綵那天輾死一隻貓。於是從那以後，我便不時夢見自己從「街仔」遊玩回家時，橋那頭的家園已被貓變成的怪物廝殺成血肉模糊的鬼域，想要過橋回家尋找家人，卻被橋上一堆堆噁心的屍體嚇得無法向前。這樣的夢境常教一向怕血腥的我在夜裡猛然驚醒，然後緊抓住被子想哭又不敢哭。就生怕會吵醒家人。

我家在一個不很鄉下的鄉下，基本的生活所需是不缺的。但若想要有較好的生活物資或求學，就得勤一點兒上「街仔」去。那邊才有中學以及各式各樣的商店百貨。而那座長拱形的高架橋成了從家到「街仔」唯一便利的通道。這樣的地緣環境不算大好也不大壞，卻注定了我中學六年的夢魘。

高架橋不僅長，而且兩端極陡，每天上下學的爬坡變成我和我那輛可憐單車的悲慘宿命——它頂著身軀過於壯闊的我，而我，不論冬夏始終在額上冒著涔涔的汗。人說「肉包鐵」，這一肉一鐵在六個年頭之



中，就那樣日日在或雨或晴的清晨、黃昏裡，以一副苟延殘喘的悲慘姿態在橋兩端的斜坡上爬行。那弱小的單車啊！像極背負著過大蝸殼的小蝸牛。而陪著單車在壯闊橋面奮鬥的壯闊的我，彷彿又回到童年的夢境——雖然橋就在眼前，但家卻像是在永遠到達不了的遠方；雖然橋上沒有夢裡的屍體，但整座橋和夢裡一樣的恐怖。

其實，爬那斜坡真是很累人，但不知是基於何種程度的好強心理，除了一次嚴重感冒而身體虛弱之外，在整整六年之中，我竟不曾有一絲要跨下來牽著單車走上橋頂的念頭。好像潛意識裡就是不肯向那醜醜的莽漢認輸似的。結果，六年之後，這不知是好是壞的牛脾氣所得到的最大「獎賞」，就是裙底下那雙結實飽滿的「蘿蔔腿」。實在很難決定自己應該要驕傲或者苦笑。

滿十八歲拿到機車駕照之後，那橋雖沒有變得好看，卻已不再造成夢魘的威力，只消右手在車把上輕輕一轉，到達橋頂不過是幾秒之內的事情。只是常在行到橋中央時，我彷彿還會感到嘴裡滲著的那



<我心目中的一座橋>

麼一絲鹹鹹的汗味。再低頭瞧瞧，不知該如何反應的我總不禁搖搖頭，照舊衷心「讚嘆」那對蘿蔔飽滿結實不減當年。

最近在讀到一首描寫橋的現代詩時，莫名的受到一種心靈的觸動，而不知為什麼，感動之餘浮現腦海的，竟是那座橋。下意識低頭瞧瞧小腿，我彷彿又看到橋兩端那粗粗肥肥的橋墩。於是突然想到：不知自己有沒有機會去得個農業改良獎呢？！

(大專組 佳作)